

意謂刻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又考詩傳疏引王肅注禮 考詩頭王傳說犧尊用沙利以飾尊是鄭氏讀犧為莎之所本 於陸氏之因襲而經文因之愈明矣 以犧聚二尊並全刻牛家之形鑿背為尊此說甚確南史劉杏 義而反據以改他經音訓是一字始試於鄭氏之穿鑿繼又誤 傳有嘗於沈約坐語及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畫鳳皇尾 字並音莎而於他經凡書獻書犧處恐音以為莎不能訂正其 物其本字則各有音義無庸牽混陸氏沿鄭氏之說以緣獻二 **犧尊也鄭氏讀獻為犧又以二字皆音莎是不知二者固是** 禮以祀事之始獻言之故謂之獻尊若舉其形與名言之實即 憲各讀如本字其義自明司尊彝變犧為獻者朝踐乃始獻之

諸人所譏者其舜未考對否之說不 象形并云諸侯飾日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叉采鄭氏義儀尊飾 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儀尊作 娑娑然香對以此言未必可安古者尊蘇皆刻木爲鳥獸鑿頂 無疑乃聶崇義三禮圖旣果阮氏義手犧象尊皆作一器繪牛 懸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為 午象二處皆古之遺器也約以為然是犧象皆刻木為形灼然 以翡翠家尊以象鳳阜因仍譌誤誠有如沈括趙彥衛林光朝

矜

徐華野太守偶語及爲諸生時應經古試策問於字從矛何 是由一位一个点具巨两 訓爲矜憐且從今得聲何以收入蒸發部爾時茫無以應也請 劉貴陽經說

与汽系角系系

中其說予按於外然兩字一從矛今一從予令不容相涵華 照之名之字統者是也非後文刊正作三十卷其時復於 嚴音義上卷云鈴毛詩傳日 從子合若從矛今者音戶戶反矛柄也玉篇二字皆從予令無 矛今者是慧苑在唐時所見毛討經傳遊作於而玉篇則有於 柳以叶天臻桑柔以叶旬民填天皆原諄部中字古於憐通用 是兩字云競讀 亦真諄部中字 相似隸體雜書如東海廟碑務閱費鳳別碑恤憂給厄又於此 無矜此古本未經販改之據也个考請之於憐字為韻者苑 引書子惟珍肆於爾引論語則良於而勿喜並作憐字憐 於競 也故於與從不分聲訓不柄入蒸發部之於斷 此競 在 不今字故通蒸韻之競自漢人以二形 魏楊承慶字統 **冷憐也說文字統辦罕**你 書吟怜容 也皆

交亦因以刪削矣 字古讀此古今音義之大變也廣韻已後矜獨行而矜遂也說 借為於憐字居陵切又概作一於字而处矛柄義入蒸互易二 種矛柄也古作矜巨中切下六蒸云矜本矛柄也巨巾切字樣 降及唐時玉篇乃機作一於字或年等所改屬韻十七眞云 注方言云於全字作權巨巾反於是從企聲者又混入眞諄部 與承升從合聲者乃混入蒸發部而矛柄之矜俗別從堇聲郭 其從今聲者則入侵覃部自晉潘岳哀永逝文用矜憐之矜叶 尚書惠于矜寡乃直從矛今矣於古從令聲之字皆人眞語部 矛右仍從令至孫叔敖碑鰥寡是矜右雖從今左仍從予石經 黔首石經論語則哀矜而勿喜辛李造橋碑哀矜下民左雖從

皇声至祥賣扁一劉貴陽經說

顏讎由爲子路妻兄

兄弟也觀小司馬云云知後世誤讀自唐已然至孫疏始明見 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為一句言讎由爲二妻之 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非別采自他書古 之證閻氏釋地去雌由為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也余案 子路裒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因舉此為史公指作妻兄 疏以讎由即濁鄒而引孔叢子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 顏獨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同全謝山答問從孫 不相涉後人相承此讀不改考史記云孔子適衞主子路妻兄 疏云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與上文顏讎由截然若 孟子言孔子於衞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孫

子本文明白易見卽史公所據以立說者也 讀法閻全亦相沿俗讀習慣不悟多方推揣以求其合不知孟

王豹

皆當時大夫姓名顯箸斷不舉一他國編戶無名位者錯出其 則豹實齊人也此章髡對孟子語皆盛證本國之人能變國 意者豹因善謳為景公所要悼公立四面未殺後遂奔衞處洪 如縣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羼一衞人且其所稱如華杞輩 本豈以淇水在德因處與而即謂是德人耶余案左氏哀六年 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邱杜注 王豹趙注謂衞之善謳者朱子因之其實以豹然衞人並無所 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以時代考之於湻于髡所稱似屬一人

是考堅阳賣后們

劉貴陽經說

閒知豹為景公嬖大夫無疑也惟縣駒無可考或卽高唐之邑

大夫耶

始獻尸求神時也此語殊未僚王氏昭禹薛氏衡諸說相承率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鄭注祼之言灌灌鬱鬯謂

多牵混余案求神獻月非一時事未可能何言之也葢祭祀以 **裸為始所以求神於陰而禮之旣練然後朝踐以薦腥饋食以**

薦孰記所謂報以二禮是也旣乃舉獻酒之禮於是有羨尸卒

食之事當始祭先用裸鬯求神其時尸未入廟固不容羼及獻

案疏說乃尸旣入廟主人裸尸之禮即祭統所云君執圭瓚裸 尸禮祭統尸飲五節疏曰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

尸大宗執璋瓚亞裸也鄭氏謂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馬是

亞裸本屬之夫人可知此則專據獻尸言之與始祭時尸未

廟先用裸鬯求神者有別又不得兼言求神也孔疏謂初二裸

之故云尸飲五薛氏衡亦云二課之後有朝事饋食與大卒人 尸祭奠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戶此皆尸飲

所以備九獻而二課不與馬夫曰二課固決非始祭時灌地求

說後儒未能分析其節次遂致以葛不清若一以尸入廟之先 神之裸矣鄭氏以求神獻尸皆朝踐饋食以前事因舉四字並

後爲 斷則劃然判為兩事而無所用其產混矣

是与空保實圖 後漢書鄭康成傳有答臨孝存周禮難又孔融傳爲北海相郡 劉貴陽經說

並作林碩似當以范書為正作林非也又考伏滔青楚人物論 作臨碩禮記王制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及此廢興序 作林與范書異考毛詩棫樸閟宮正義禮記王制目錄正義皆 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據此則孝存名碩也惟其姓 難以排弃之鄭元編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 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 孝行知名爲句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 本脫臨字淺人不知別是一人因改存字爲行而誤以甄子然 是有照母賣品一劉貴陽經說 得以往復辨難然亦可見古人為學不肯苟同如此云 難周禮耳十論更無從彷彿葢其人本康成弟子又同鄉里故 一字皆當據范書補正之其姓俱作臨至買公彦序周禮廢興 書融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葢傳寫 是答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答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禄 周禮鄭釋之云云此亦足見所難之一端至閟宮序官三引均 條首尾全具詩棫樸正義稱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交以難 注正義稱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之外等書中有答臨孝存 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而魏志注引續漢 詩內兩係周禮內三條惟女巫疏義所引難答歌哭而詩者一 公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諸人皆是偁字知孝存為碩字無 疑而其姓當作臨又無疑也十論七難其詳葢不可效孝經序 云後漢時鄭康成周孟 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稱答臨碩者禮記王制內兩條 一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寶碩劉

当沿系角系系

字通直以爲同美引管子弟子職注折即作折炎今作好案弟 手正櫛乃取厥櫛舊本櫛作即叶音燼櫛即皆段借字正作 應遺漏大徐於於下云鈴不成字當從船省非也其後廣韻集 **弃字說文無之而書中對桥條勝並從
幹聲似乎生子之文不** 從火從収音燼以今本管子校之俱不合張楊並好偽造古書 無折即作折炎字楊慎譚苑醍醐云管子弟子職櫛之遠近左 子職櫛之遠近乃成厥火房注但云櫛謂獨盡不注音切亦并 然究屬揣測之見未敢信為確證也予友苗仙麓言幼讀說文 以欺世其言未必足據或古本管子櫛作弁讀同燼亦未可知 灷

其去以字本音冠遠矣 必如是讀熊從舜省聲方為諦當至韓道昭別作士戀切音饌 其說仍不可通不知幹既從以則以亦聲也證以齡字件聲讀 省聲遂成炎省聲矣予謂弈字若讀同燼則與熊聲相去甚遠 獎弊與之類率涵雜不分因計而該大叉因大而誤火於是許 作乳恐反與鳥獸廢毛之發同則許字決為東冬部中字無疑 熊從炎省聲思之不得其故夢中見有人兩手日火擲之驚而 **寤因恍然於炎乃灷之譌葢六朝人書多變廾為大如弈奕奬**

堯典之首日虞夏傳唐傳九共之首日虞夏傳虞傳禹貢之首 自尼此門阿工四十古具后門 書備五代唐虞夏商周也伏生今文尚書分爲五尚書大傳標 劉貴陽經說

周時書分四代

植記二篇 篇 是好照好賣圖一劉貴陽經說 日虞夏傳夏傳帝告之首日殷傳大誓之首日 与作系角系系 夏書止堯典一篇爲虞書也 說文稱堯典者二十五假于上 虞書舜之事當必夏史記之謂之夏書然則舜典以後恐即屬 其舊矣 夏書見堯典田義康成書對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三科謂虛 尚書分爲三馬鄭王本及劉훠別錄自堯典盡夏書皆題日處 棄稷凡十五篇於虞夏不知何屬竊疑堯之事虞史記之謂之 周時完書堯典後有舜典汨华九其九篇稟飲大禹謨阜陶謨 夏一家殷一家周一家也今文家說也然皆非周 夏一科商一科周 古為近今文堯典係之唐皐陶謨係之虞禹貢甘誓係之夏失 世史紀某代郎稱某代書也古文謂之虞夏書止統稱不別於 之虞書葢出虞史所紀故篇首加曰若稽古阜陶謨亦紀虞廷 傳史克以慎徽五典至四門穆穆為虞書堯典文也典本是堯 書堯典本紀堯雖紀及舜之終仍以紀堯為主宜歸之堯而謂 典趙衰以賦 小平

夢東作

年

現

夷鳥

財

舞

星

又

鳥

散

要

毛

帝

日

高

含

方

枚

伝
 日若稽古然則尚書古題猶云虞夏商周人所書云 君臣之言宜歸之舜而謂之夏書葢出夏史所紀故篇首亦加 唐書虞書夏書殷書周書故目其傳若是 自本 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為夏書阜陶謨文也 是阜 作庶 兩家總撰大義 一科也古文家說也五家謂唐一家虞一家 **临是古書凡題四代日虞書夏書商書** 周 傳蓋其本 時之舊左氏 爾非如 時古文 周

与沿糸角粉彩!

六旬繫傳本亦作唐書則傳寫之談段氏玉裁以說文凡稱慮 云虞書許君本尊古文者也若稱五品不悉作唐書棋三百有 陶謨禹貢甘暫諸篇說文獨稱堯典文自不得兼云虞夏書故 行皆言虞書此依古文也不同者古文題虞夏書乃總堯典皇 時惟懋哉泉咎繇愈日伯夷教育子及音克龤龍脈堲讒說 于上帝雉勢明試以功竄三苗殛縣于羽山放勳乃殂閥 功又旁述孱功洪水浩浩有能傳雙方命圯族岳曰异哉稀類 書皆宜改唐書堯典紀唐事紀舜皆紀堯也則謂之唐書阜陶 紀虞事則謂之虞書禹貢紀禹功則謂之夏書勝於古文家之 者為之說說文可擇善而從無足異段氏此說葢非古文標目 概稱處夏書未得其實古文今文家標目皆非孔子自題後學 原周時舊號許君文字既依古文何以於標目獨見為非而必

擇從今文也

偽壁中古文尚書

以隸古本傳壁中科斗古文不傳遂造偽本以當之元朗謂安 也盡東晉以降羣信偽孔爲安國以隸古寫定壁中之本妄 唐以前人 或問經典釋文敘錄云尚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則 唐以前有依偽孔五十九篇經区易以奇古之字流布人閒 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 不全是古字个齊宋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葢亦無幾穿 一種尚書者但偽孔之書自東晉而降遵行久矣不容再偽 何以有是答曰此非偽孔之偽書乃壁中書之偽書

是馬至泽貴是

劉貴陽經說

尚書本以隸寫占偽本用古字改經為非不知妄人正造未

壁內之書治皆作氣本為 此本是孔穎邁顏師古祖認為壁中古文也於此可知唐初名 尚書湯斷云 以隸之本而非用古字以當隸古本也盤庚序正義云孔子 于則幹溫汝自注衛古文誓字獨古文戮字亦即 亂是 他為則稱此本又匡謬正俗云

孔者所宜詳悉 問孔顏信偽本為東古文唐人亦有知古文之亡者否答

儒

不特信安國隸古本見存並信壁中古文亦存也是亦攻偽

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代所藏書目凡三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唐時見在簿中 古文謂壁中本也知晉世秘府有之者晉秘書監荀勖錄

文云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古文當亦亡於是 必錄壁中尚書也云今無有傳者謂晉以後無聞知其亡也

時志文特分言之耳長孫無忌等不爲偽本所惑識見高出 顏矣又經典釋文云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

立博士旣以眾家城亡承上歐陽夏侯尚書並古文而又云 士平帝立古文示嘉之凱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

文始興、則所謂平帝立古文一一於示嘉者是壁中古文古文

孔傳始 唐人信偽孔以爲不亡耳然可以見陸氏知壁本亡於永嘉也 與者是隸古本其實隸古本馬鄭所不注之餘篇亦亡

列之采其交多至數百至薛季宣取爲書古文訓流傳至今宋 又問宋時有古文尚書郭忠恕作汗簡夏竦作古文四聲韻首

是告死不肯真一

劉貴陽經

説

說文所引尚書及魏三體石經古文衛宏古文官書以 從し之意如說交亂從しし治之也因從奚聲即借爲奚字 字本魏石經也石經桓十七年及齊師戰於奚奚作氣看隸 所稱引並字書言古文者如張揖古今字話之類而後成此 又問偽本治作紅於義何居答日作偽者不能自造文字必 字恐是唐以後人又因原本有所增省 之或即唐時偽本答曰即如斯字乳字薛氏本並無之惟有烈 人如說文緊傳羣經音辯集韻國語補音蔡氏書集傳亦屢稱 注尚書始當作治宋時僞本紅蓋又改作即也糸部又載王 也左旁即奚字葢邯鄲店傳古文壁中本有此治字從乙奚聲 他處必有書乳作治者故偽本用之耳汗簡乙部 有趴釋 及諸家

义切韻治作奚亦譌體

唐時尚書原本釋文原本興廢

郡齊讀書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孔安國以隸古寫定五十九 篇之書也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 皇原定今文駁異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明皇隸書者見文獻 何時今按冊府元龜載明皇改尚書詔命以舊本仍藏之書府 通考引崇文總月其原本合並不傳言尚書家並未考其亡 非陸德明元本文宋開寶中詔以陸氏近釋乃古文尚書與 文從今文謂之今文尚書者見新唐書藝文志今之尚書釋 無頗聲不協詔改為無敗天寶三載及詔集賢學上衞包改 今之尚書非偽古文原本乃唐閒元十四年明皇以洪範

是 等 至 解 真 同 图 對 陽 經 說

是唐 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及釋文今本豈忠恕所 宋太宗詔郭忠恕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古今尚書據此諸文 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 文合校之是此時猶行古文至宋太宗已行今文而忠恕入宋 談云宋太宗得古文尚書改雲夢土作父作雲土夢作义姓苑 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夢溪筆 定古文尚書並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 府元龜此記誤開資五年別定今文音義成平二年孫奭請摹本之說語見冊周資五年別定今文音義成平二年孫奭請摹 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無藏文 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 寶五年二月認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釋文 相類玉海藝文類云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中郭忠恕 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 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 書之字本爲隸占云云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孔安國 新定釋文並行其亡校占本為早因學紀聞云釋文敘錄云 仲至號多藏書天下惟其家有本則已微矣而晁公武王伯厚 又命合今文尚書校之是朱初亦行古文也遠北宋之末次道 猶見之葢南宋亦存其亡當在宋元之際釋文原本宋初亦與 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此漢至唐所謂古文者 外並為之成平二年十月乙丑孫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 一代行今文而古文仍在未嘗亡也傳至後周郭氏與釋 監周惟簡等重修開 小 有異同

世特坚解資品

劉貴陽經說

马清彩角網線

海因學紀聞所謂古文者為屬偽本郭氏所定宋王兩家所藏 此皆古文並釋文原本興廢之由段氏王裁乃誤認讀書志玉 謂偉識其云古文音義今不傳濫孫氏辜行後不久即亡也凡 未得偽本之實然自婚氏以後羣皆尊信至伯厚乃始疑之可 並是此本又認郭氏定釋文為別撰偽本釋文著之古文尚書 定與宣和六年詔復洪範從舊文以陂為頗然監本未嘗復舊 以駁偽 偽本古文伯厚意主明皇末改原木釋文原本爲眞孔氏古文 也按伯厚此文與玉海讀書志互有詳略所謂非安國本者即 本科斗書之非其見與陸氏認偽本為隸古之偽同並

鳥獸毛铣 鳥獸毵毛

今字作配乃別體費部所引作發按麼訓羽獵革絝而虞書訓 易為毛當別有見而其說不傳鳥獸氄毛說文作雖亦壁中本 此相傳舊本舊音推字從住毛毛亦聲葢壁中堯典古文如是 惟雖同毛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爲今尚書毛字在鄭不 見說文惠以重號雜髻繫之鄭氏尚書無據周禮釋文雜音 異云惠謂涉下而誤者涉下何作雜又誤雜也然鳥獸雜髦惟 書云仲秋鳥獸髦既伸冬鳥獸雜髦防下而誤耳段氏尚書撰 堯典仲秋鳥獸毛铣仲冬鳥獸氄毛周禮司裘注引毛铣作雜 獸榫髦並不同惠氏周禮古義去推當為髦字之誤也鄭氏尚 所虞書曰鳥獸酸毛又毛部云琲毛盛也從毛隼聲虞書曰鳥

是特巫好賣扁一劉貴陽經說

是肯巫母賣扁一劉貴陽經說 先聲讀若選又何以伸冬雜髦仲秋毛號同為毛盛絕無別異 **马**涅 系 角 超 秋 酰也酰本伏生今文而許君不載此字合而言之古文準铣謂 文說但陸氏不三酰馬作發知馬亦作顏配者亦今文尚書史 親此亦古文說也偽孔云鳥獸皆生耎霆細毛以自温是依古 華字也許君所引鳥獸廢毛蓋配毛古文釋文引馬融云温柔 義爲鳥獸毛盛此古文尚書說康成注周禮良裘云良善也仲 聲虞書日鳥獸雜髦號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從毛 壁經而許君有華珠字獨無雜字耶且玉部華毛盛也從毛隼 毛盛發毛謂毛温柔本自有別王篇雄而勇切又而允切眾也 以今文輕非本字以能爲正改從今文又從可知賈鄭王亦作 記五帝紀作鳥獸亂毛是也馬氏古文亦作亂字者益孔安國 證今文蓋脫隼旁耳偽孔乃用今文凡偽孔經字多同今文而 秋鳥獸雜就因其良時而用之毛以盛時為良鄭君義蓋同許 與賈馬鄭王之古文異者據康成作輯從可知賈馬王之本亦 作毛者乃伏生今文史記五帝紀用今文尚書云鳥獸毛铣可 禮注辞誤雜因以偽孔尚書雜作毛為之音云音毛非也辞铣 裘注亦當引作華铣許鄭所據孔氏古文蓋同是此字釋文見 同訓毛盛並屬仲秋雜下旣稱處書號下即承上作解康成司 耶可知許君華下所引元是鳥獸雜跣髦乃铣之誤雜铣二支 按康成所據壁中古文令毛號誠作雖號何以雖號雜髦同一 毛盛六書之假借葢今文尚書也又說交毛部作髦覺部作毛 似古文尚書作髦今文尚書作毛毛是本字髦亦段借也

与作系角 聚也同禮注同」廣韻準而尹切毛聚也眾聚二義即許君毛 字之讀此陳氏所由改玉篇也又顧孫依古交尚書收轉字別 盛意蓋出於賈馬鄭王島歡華铣之注至玉篇華 從釋文矣此其原委可一一推見者也廣韻配讀而隴切亦非 尹切又人勇切亦誤認許君引配王作華髦而合廣韻華配二 與紙毛判然故不合証於趙顧氏不待言矣大徐音說文華 與雜別字別音葢孫愐所見諸家尚書是雜铣說文亦是雜铣 上此說文為作華星以後陳彭年輩認群配同字而為之者雖 彼誤按 孫氏亦未信之也至集韻毛亦作雜則其時諸家尚書久亡直 無谁字則周禮注锥铣釋文音毛之誤顧氏在梁時固未及見 止切而允而勇乃都字之讀亦彭年輩增之廣韻氄讀而隴 堯典愈日益哉正義云馬鄭王本皆作馬 文下讀別 是出內正是青月四一劉貴陽經說 愈字不相近按詩秦譜正義引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借作一一不可入東冬部讀而勇切蓋六朝以後之音為 韻術於古為支脂部之入眞諄支脂二部字多通借故正作配 古音古文發從辦聲今文酷從矞聲辦聲在眞諄部矞聲在矞 說音是 高 高 表 意 表 記 義 就 前 。 作 肏 為翻之正文直從甬聲則去本 愈者姚方興本也馬鄭王作禹者古文尚書也禹姐 日益哉禽當為肏之誤說文命古文馬字是稱馬鄭 元前周說本後禮謂 自相違神之誤論中私主號周禮 說文 愈遠矣非學 **準** 唯 能 出 出 是 日盆哉是字相 下出氄云同 切

文知肏是古文禹是據壁經漢藝文志襍家者流大命三十七 改作愈以合土下文非也以此知壁中古文尚書禹皆作命說 也上下文皆作愈日獨益是禹舉之故作禹曰方與作舜典傳 篇傳言禹所作其文是後世語倫即商字 王本以證書疏所稱知禹本作肏肏與愈形似故云相近而誤 正義用姚方興本固宜左袒方興其實三家皆安國所傳古文

轉奉秘之制占說紛如迄無定論詩小雅瞻彼洛矣鞞奉 傳云轉容刀轉也琫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 韓奉逃說 珧 有

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 刀削上飾珌佩刀削下飾說文云鞞刀室也琫佩刀上飾也珌 而

轉之飾也華字王莽傳**場**琫瑒珌孟康曰佩刀之飾上曰琫 佩刀下飾也小爾雅云刀之削謂之室削卽室謂之韓句莊弘

地比 一說也大雅公劉鞞琫容刀傳云下日韓上 E 琫釋 名

下之言也埤即轉字詩音義轉或作琿是也此一說也杜注 云室口之飾白琫琫奉也奉東口也下末之飾曰琕埤卑也

傳鞞佩刀削上飾琫下飾字林玉篇本之又一說也廣韻云鞋

人皆宗毛說惟以公劉傅下曰鞞與瞻彼洛矣傳詞不同復成 下飾地上飾宏成注小爾雅本之又一說也此皆古說之異後

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當云下日鞞公劉正義意亦 聚訟正義於瞻彼洛矣申公劉傳曰彼無珌文因琫爲在上之

是特型程片真無 馮氏六家詩名物疏則認公劉傳說鞞為下飾謂與釋名合 劉貴陽經說

同

喜欢杀角系系

矣傳本定說說文諸家本之者是也公劉傳下曰鞞之文誠 字皆當作鞞鞞琫有弘猶言蘇給有奭奭亦兒珌文飾兒說文 以後之文也釋名由誤會公劉傳下日鞞之文而以鞞當珌 正義稽古編所通惟鞞是刀室故字從革其從玉者譌說爲 指瞻彼洛矣傳為自相矛盾孔沖遠不得已而為之辭陳啟源 則轉為下矣古文簡質不達意用戴氏震毛鄭詩考亦以公劉 飾公劉以鞞琫對言故言上下而不言飾鞞非飾也琫在鞞上 刀室殆誤會毛鞞容刀鞞也之語凡此交宗毛之異按瞻彼洛 傳與釋名合謂瞻被洛矣傳爲傳寫之誤當云鞞下飾後諸珌 毛詩稽古編叉申孔云瞻彼洛矣傳以琫珌對言故言上飾 新說謂毛意琫在刀握不在刀室云琫之言奉也奉俗作捧 本曰環人所奉握也其飾曰琫毛傳鞞容刀鞞也謂刀削其云 部鐐下未及引入夫向戴氏指諸郊字並誤豈說文亦誤乎抑 选禮記先誤乎

建文飾

免養復何出乎

至段氏

注說

文又別出 也毛許並稱記文惟說文土班現與毛蛠珌及盪作盪異而 禮記者前漢藝文志所云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 **缪 现 珕下 云 禮 佩 刀 士 珕 琫 而 珧 弘 禮 字 韻 會 引 皆 作 禮 記** 珧下云禮佩刀天子王珞而
邓下云禮佩刀諸侯邊琫 思與瞻彼洛矣傳不合或別有師承要非也鞞爲下飾則無以 處现矣馮氏據之良誤戴氏更改毛傳從之益屬武斷考說

是肯型深海点網 劉貴陽經說

琫上飾 现下飾者上下自全刀言之琫在鞞上鞞在琫下 现在

三京 充角 引系

於刀蓋佩之則刀牌為一矣但移全刀之說於說文則琫珌同 上飾珌下飾自主轉言毛未嘗合刀於轉而許君佩刀是合鞞 鞞謂合許君之恉今讀毛傳鞞容刀鞞一語已別言鞞接云琫 云佩刀飾乃移琫於刀握而牽毛傳從之令琫珌一在刀一在 鞞末此尤無理其意因說文有佩刀字疑琫珌並在鞞則不宜 在鞞固可云佩刀飾也至杜征南已下諸家則所傳聞異醉不 可據以疑毛許矣

小正田鼠

鼠九月以後應蟄至明年正月則又將出按此說非也田鼠能 駕爲園近洪氏震煊疏小正以三鼠爲一云三月化駕八月爲 夏小正正月田鼠出傳田鼠者嗛鼠也三月田鼠化爲駕八月 害禾稼儻是一鼠自三月至八月是駕八月化而九月以後

自正月出卽害五穀藏於秋時小正九月熊羆豹貉颸鼬則穴 鼢鼠諸字書無鼸字蓋失收說文鼢地中行鼠伯勞所化也」 傳言蟄也鼶鼬鼠屬然則鼸鼠亦當蟄於是時駕化之田鼠 二種正月出者為樂鼠樂鼠卽聽鼠爾雅鼸鼠郭注云以頰裏 裹貯食處是也後別製鼸字齡之言含也命名之意亦同此 類裏能藏物名之說支樂口有所銜也爾雅寓屬曰樂郭注 藏食者說文鼸睑也睑鼠屬讀若含睑廣雅作睑按嗛者因其 蟄至明年正月方出三月叉化如此則田鼠無能為害知必是 也淮南時則訓田鼠化爲駕高注田鼠鼢鼬鼠也鼢鼬鼠

生气行不比分子員巨冊 劉貴陽經治

偃鼠蚡或從虫爾雅鼢鼠郭注地中行者蘇頌本草圖經云

駕八月復爲鼠秋冬閒亦能害稼小正三言田鼠傳於田鼠 甚强常穿地中行隱偃皆因其伏藏地中得名方言謂之雜鼠 以其穿地中行令土墳起故名偃亦作題名醫別錄題風土中 作盆司農云盆壤合作墳誤說詳段多盆園也然則盆之言墳 鼢鼠即化為駕者斯言信矣周禮地官草人墳壤用麋故書墳 雅鼸鼠釋文引字林曰卽鼢鼠以二鼠爲一尤非 注呂覽季春紀則以田鼠為鼸鼠葢因二者並是田鼠偶談爾 特言嫌鼠以別於鼠爲駕駕爲鼠之爲鼢鼠高注淮南是矣其 郭注稱鼠粉鼠也解即犂字謂其起土若耕犂也此鼠三月化 行陶法俗中一名隱賦一名蚡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島

小正雞桴粥

字粥其段借也相粥粥者雌雄鳴相應也凡雞產卵必雌鳴 冬紀乳雉雊乳上脫雞字雞乳雉雊本兩候今本誤惟與月令 乳乳是產卵說文云乳人及鳥生子也生者生出之謂呂覽季 雄應之葢古人於雜產卯時雌雄相鳴謂之桴粥傳意以相粥 呼雞重言之讀若祝蓋雞聲若娟娟故就其聲呼之是別其 產卵傳當作将粥也者相粥粥之時也粥粥者雞聲也說文別 高注雜呼鳴求卵呼卵即桴粥也禮月令逸周書時訓解作 **朔解桴粥若專解粥字則桴字無著矣推南時則訓** 本改作相粥之呼也畢沅本改作相別別之呼也按此候記雜 粥字大戴禮有之相粥句盧見曾本改作相粥粥呼也黃叔琳 夏小正二月雞桴粥傳云粥也者相粥之時也關繪本傳首脫

医子孫 华 真 圖 劉 貴 陽 經 說

与清泉角彩彩

先雉雊後雞乳不同高注乳卵也經子四處與桴粥文異義同 俗文卵化日孚是也或說以小正桴為孚字謂已嫗伏成雛 羽者嫗伏是也亦單言嫗言伏莊子嫗雞搏狸越雞不能伏鵠 按凡鳥乳卵其始也卵生後其母從而疮之則曰嫗伏禮樂記 諸家以意增改未得傳意傳又云桴嫗伏也粥養也此別 朔為育字謂成雛而養育之此坼桴朔二字存異說非正解也 卵是也嫗伏已化雛則曰字說文字卵字也一切經音義引通

壁中古文之數詳於漢藝文志日魯共王褒孔子宅欲以廣其 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九篇禮家首列禮古經五十 官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是也其分列諸經尚書家首 壁中古文有春秋

交謂班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皆謂蒼所獻說文 左氏傳蓋春秋古文經出壁中古文傳出張蒼所獻段氏注說 脫耳說文紋又云左即明春秋傳以古文北平侯張蒼獻春秋 書春秋論語孝經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總敘處少此種或文 秋古經十二篇此亦當出自孔壁說文敘云魯共王得禮記尚 劉向別録云古文記二百十此字四篇可證然春秋家首列春 向考校經籍得此五種記其二百十四篇而經典釋文敘錄引 篇論語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種皆古文隋書經籍志稱劉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記不一種禮家有記百三十一 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家有樂記二十三 六卷論語家首列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經家首列

医三丁胚年 青一到貴陽經說

与沿彩角網和

省也 壁之經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堅之特重古文也張蒼有傳 之傳意十一卷之經屬公敦十二篇之古經則屬左氏不知孔 壁中正見經出孔壁即傳亦誤歸之矣若記五種不加古字文 列春秋經十一卷云公羊穀梁二家後列左氏公羊穀梁三家 以春秋係孔壁恐非事實此徒見志上列春秋古經十二篇下 無經即有經亦以孔壁古文該之可耳論衡說左氏傳出共王 THE PERSON NAMED IN COLUMN TWO IS NOT THE PERSON NAMED IN COLUMN TWO IS NAMED IN COLUMN TW

大旆説

左氏僖廿八年城濮之戰楚右師潰狐毛設一旆而退之又晉 中軍風於澤亡大旆之左旃按兩旆非旗名設一旆設前軍之 兩隊也中軍大旆中軍前軍之名也莊廿八年傳楚子元關禦

殭勵梧耿之不比**為**旆勵班王孫游王孫喜殿旆殿對文而日 左旃前軍之左旃也杜注兵車之旆是矣注狐毛設一旆云大 也見宣三中軍重之名大旆猶齊之有大殿也見棄世大旆之 是与黑军真無一劉貴陽經說 旗注大旆云旗名按旆乃以帛續旐末者旃以通帛為之別是 氏也所以名旆者以其載旆也猶楚之左廣右廣以廣車得名 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盆其軍以示眾盡以兵車之先驅者為一 賦殿未出乎城關旆已返乎郊畛薛綜注旆前軍殿後軍本左 齊左實右偽以旆先興曳柴而從之此旆亦是前軍張衡東京 軍故云兵車之旆是晉前軍名旆之確證又襄十八年傳晉伐 鄭師於戚陽虎目吾軍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注旆 爲旆是旆必前軍楚前軍名旆晉制亦然哀二年傳晉趙鞅禦

一旗儻是旗名則大旆之左旃旃成旆上之物不可通矣

季康

或字當時於此大夫妻能確知其人後失傳耳詩但言于以采 敬也接此數句非泛語明據詩采蘋爲言季蘭葢即季女之名 頻南間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而左氏能指其地爲濟澤之 左氏襄廿八年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 詩恉矣 阿又可知季蘭母家居濟水之旁也杜解季女爲服蘭之女蔽

國子證誤

國子者蓋王欲以賢諸侯立爲卿士導訓王大子以下諸人故 舉魯侯是諸侯不應葢此文有誤當云王欲得諸侯之能導訓 云導訓諸侯乃削為諸侯之子更是添設矣韋氏近是而要與 訓諸侯之子然王欲得國王而穆仲舉魯侯語爲不類況經文 何故以爲諸侯之嗣子而諸侯子理不能導訓諸侯故以爲導 唐氏以諸侯當國子有訴名義固非賈景怕知諸侯無國子之 弟皆是亦自國子弟周禮地官師氏夏官諸子注疏言之甚詳 侯謂爲州伯者接國子者正六子王子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 之子欲使導訓諸侯子也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 孝公於夷宮韋注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子或云國子諸侯 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 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 以知之對曰蕭恭明神云云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

与行系角系系 穆仲舉魯侯而王遂命之諸家望文立義是以多所繆盭也

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日魯懿公弟稱肅 與魯人就懿公面立伯御卽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而 又按史記魯世家載此事則云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

恭明神云云玉曰然能訓治其民大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

與國語事全背易國子為魯公子如其說則非倒文然國語原

宣王立之史公采載多誤此不可信 無宣王立魯後之語且穆仲日魯侯孝是孝公時已君矣豈待

論語記諸賢稱謂說

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謂是書 出於曾門程子亦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

獨二子以子稱魏華父則云字尊於子子不得獨重今按魏說 非是子自尊於字論語於夫子皆稱子或稱夫子而罕稱仲尼 可見程子之說似亦未安曾子有子不必自其門人始稱之聖

門諸賢顏子居德行之首曾子傳道有子似聖人他皆莫能及

而子之宜也故禮記出於七十子之後學者所記而於二子無 顏子早世夫子沒後自是二子為尊二子門人及諸家門人從

不稱子者不必是其門人所記也然則論語一書不能定擬出

之言次之葢其尊亞於夫子不主師說出其門人斯爲當矣若 於誰手善乎龜山先生之說曰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 胡氏云先進記閔子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龜山亦云閔

損冉求或稱予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其或有之

是奇巫解賣編、劉貴陽經說

牛漆雕開本名啟字開以開爲名誤自孔注論語開名俗本公 又按論語記諸賢子至尊矣其他稱字者亦不一例如仲弓子 路子夏子游子張子貢子賤子羔皆獨稱字顏淵閔子騫冉伯 容成伯虔並宇子哲曾蔵卽點狄黑並宇哲樂旂縣成並字子 字為敬或加氏者必七十子及三千人中更有與同字一人則 有名氏字互書者如有子又稱有若陳子禽又稱陳元原思又 冶長巫馬期司馬牛曾皆公西華樊遲則皆加姓率以為常又 加氏以為識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冉子有子並字子有奚 旣氏字矣而又名之訖不畫一葢七十子之徒記其師固以事 稱憲宰我又稱予南容又稱南宮适冉有又稱冉求亦止稱求 旗驤駟亦鄭國並字子徒公祖句茲秦非並字子之顏噲樂刻

稱子華以下文有赤之適齊也句不能移混他人也 並字子聲漆雕哆邦選並字子斂公西輿公西蔵並字子上七 或以夫子聲其罪故貶而名之又公西子例加姓而使齊章獨 子之道章稱拔或其自記畫寢章稱予委氏富於周公章稱求 問羿奡章稱适問禮之本章稱放大宰問子貢章稱牢非不說 至哀公問年饑章稱若對君則名問異聞章稱亢問恥章稱憲 于哲故記曾子冉子必加氏斷無書子有子皙者他皆此例也 十二子中同学者已九人三千之徒從可知矣以有兩子有兩

是奇巫解賣扁一劉貴陽經說 釋文引康成云魯讀傳爲專按此專非專守之義說交專訓六 寸簿謂書策也漢以後有簿書之稱在古名簡牘爲簿而字作

傳不習乎

古今一也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盤傳 諸碑主簿字皆作满是也簡牘之度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 節說文竹部節尚爱也廣雅釋器篙簽節也曹憲音滿緩玉篇 借作薄孟子先簿正祭器音義云本多作薄漢夏承韓敕武榮 竹部節竹牘也廣韻節牘也箭簑簡也是其義簿即節之俗或

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 考定古尺度其簡二尺四寸春秋序正義載康成論語序引鉤 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荷勖東哲穆天子傳序云以前所

四寸二寸八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馬是 古人經籍率以二尺四寸之簡爲常惟謙始用短此專六寸當

策皆長一尺四寸儀禮疏又引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皆二尺

簡長二尺四寸一簡四十字以古尺二尺四寸甚短令四十字 簡以可並容數行似贖可廣六寸簡則不能然穆天子傳序言 是其廣左傳序正義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

闊者亦至六寸推漢藝文志稱尚書之中古文簡二十五字二。 作一行其字必僅如今書小楷決無此理如簡亦可容數行其

此魯義也段氏玉裁解專為勞據釋名笏忽也備忽忘也君有 十二字者則一行能容耳專不習乎者謂所讀之書恐不温習

命則書於上或曰簿可以溥疏物也杜注左傳珽玉笏若今之

文爲證按笏以記忘簡牘之類故同得簿名而非六寸簿之義 持簿蜀志秦宏見廣漢太守以簿擊頰斐松之云簿手版也諸

有酒食先生饌

本讀有酒食句則先生餕不辭近孔氏廣森通郊義言有燕飲 饌康成本作餃注云食餘曰餃按餕與饌字義俱異若仍從今 酒則食長者之餘如此即有酒何然人子酸父母之餘恆事也 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愚按內則又云父母在朝夕恆食 先生也鄭注訓具爲饌論語言先生者一皆謂年長者憲問篇 說先生饌云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饌具也 何必定指燕飲義仍不確濫先生不可以交兄言也劉氏台拱 婦佐餃正義云子婦佐餃者長子及長子之婦是父母在具食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者也皇疏先生者成 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 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具之內則男子未冠笄者昧爽

長者餕餘首尾本止一事 及餘餘皆長者之事作先生饌者謂長者具食作先生餘者謂

哀公問社於宰我

並爲廟主故杜所依用是魯論作問主而說爲廟主也皇侃論 宰我集解孔云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占論作問 改從古字然有古魯不同既從古說不改魯字者哀公問社於 載經典釋文其讀正之例皆古魯字義俱異康成以古爲是者 正者五十事今從濟讀者不可知而從古讀者凡二十四事並 康成注論語就張包周魯論篇章者之齊古爲之注以齊古讀 上了一次工程古具后冊 柏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云云張包周等 而說爲田社也春秋文二年丁丑作複公主杜注主者殷人 劉貴陽經說

与沿系角系系

蓋張包周等字雖作主說亦是耐些本無廟主之義五經異義 注云魯讀社為主今從古乃正其義不正其字似自紊其例者 社是康成字從魯而說從古也在讀正之例當改經文作問社 云論語哀公問主於字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宜 語義疏云鄭論本云問主釋文云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

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灃鎬宜栗

也今春秋公羊說孝子之當作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爲主之事謹按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許君稱問主是 周人以栗叉當作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

魯論其夏人都河東云云必魯論之說時魯說雖有多家有魯 一篇魯王駿說二十篇張包周自在其中可見無廟主之義唐傳十九篇魯夏庆說十張包周自在其中可見無廟主之義唐

時張侯說包周章句不傳孔沖遠以其本作主妄意其說如是

以不改字也岩公羊家廟主之誤許君已駁之而公羊文二年 以附合杜注耳在魯古其字雖異而說本同康成仍從魯論

美王杜元凱亦本之後世罕從其說愚**愿即本文折之使民** 分別古文為社今文為主鄭說從古交何說即主字立義勝論語作問社故也今交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為廟主徐彥的語作問社故也今交論語無社字故何氏以為廟主徐彥傳練主周栗何注夏后氏以松云云仍本之疏云論語鄭注

天子諸侯之廟乃云使之戰栗耶

栗之云集注疑古者戮入於社故附

會其說若是廟主民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謂之傲正是相傳魯讀楊倞注云傲喧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 是肯至解賣偏一到貴陽經說 康成云躁不安靜也魯讀躁爲傲按荀子勸學篇云不問而告

魯論荀子本宜作敖敖爲多言與下隱爲藏言反對較躁義尤 **落通作敖荀子强國篇百姓離敖是也古無傲字傲即敖之俗** 眾口愁也詩鴻雁于飛哀鳴教格又讒口囂囂韓詩作格格敖 在鳥為聲眾在八為多言不問而告是多言也亦不必改讀古 日讀爲嗷聲口為木嗷嗷也按戲之義非是後義得之說文整

宗國

魯稱宗國孟子滕世子曰吾宗國魯先君一見左氏定十之年 以小惡欲覆宗國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於齊子貢謂宿利 傳魯叔孫輒奔吳哀八年吳伐魯輒以爲可伐公山不狃謂輒 不可得而喪宗國又再見按三宗字不可合解嘗考春秋姬姓

之則為同姓左氏固為春秋時言之為双凡等即所謂同宗 凡等皆出周公與伯禽爲兄弟是兄弟之國爲同宗也宗字說 之國稱宗者亦有二足以證之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 祖父於伯禽爲族曾祖父而謂之同姓是魯視始封君高祖 爲諸姬即吳子等即所謂同姓也據天伯仲雍於周公爲從 **小之親所封之國皆同姓也高祖以下之親本為同族不同高** 爲諸姬臨於周廟為那凡蔣茅斯祭臨於周公之廟廟也按 州王廟 同宗於祖廟如則君同族於爾廟文廟也同族是故會 也周外文王廟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

皇病平禪属一劉貴陽經說

文訓祖廟也魯與邢凡等皆立周公爲始祖廟故其子孫為同

昌清系角彩系

宗之國亦自春秋時言之若同族於禰廟令魯當伯禽時視高 禱曰敢昭告於皇祖文王鄭衛亦得義謂周公以上德封魯得祖天子左 解此又稱宗之一義滕稱魯宗國是同宗之義滕魯俱出 曾孫周章之弟虞仲於唐叔為族昆弟在子孫相視本屬同姓 稱宗之一義又僖五年傳處公曰晉吾宗也虞始封君爲仲雍 封之國故左氏舉其禮而不舉其證此兄弟之國謂之同宗爲 祖之子孫族曾祖以下皆同族時有吳子卒則應臨於周公之 自邢凡等視伯禽馬兄弟俱立周公廟其子孫爲宗自滕权 而謂之宗蓋對交則同姓同宗有別散文則宗字亦止作同姓 視周公爲兄弟俱立文正廟其子孫亦爲宗也 廟而不於文王廟此惟周初封國時有之春秋時君無同族受 氏正義據鄭 文王 經所異出 王聵

或 侯奪宗如消旦奪宗始封之君尊馬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 **輒魯公族故謂魯宗國得之至晉語舟之僑說號之將亡日宗** 事也是大小宗之法爲大宗國而設諸侯無之唯杜注左傳云 從前所未有於興與衙以大夫宗君推不去且漢書梅福傳諸 已失之至集注云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宏之直據大宗立義乃 云爾此義自趙注滕魯俱出文王敬聖人故宗魯就宗主為說 疾者亦 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章注宗國公族也韋 文 之則別立 注廟 則同姓為宗

皇青空曜青日

劉貴陽經說

公族而謂之宗國者言爲國之宗支也

洵龕也

民馬之州姓店住庫

業言能任繼續成康也通作堪晉語口弗堪也列子仲尼篇堪 任之義同釋詁允任同義允卽信詩燕燕箋任以恩相親信周 馬司貢分職以任邦國注事以其力之所堪以堪訓任信與勝 秋蟬之翼章昭張湛注並云堪勝也廣韻云任堪也周禮大司 詩西龕收組練龕亦訓勝逸周書祭公解云周克龕紹成康之 德詩注引尚書孔傳三龕勝也謝元暉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且侯之類皆是為恂之假借龕者勝也任也文選謝靈運述祖 釋言洵龕也郭注未詳按洵洲信詩洵計且樂洵有情号洵直

越日龕也玉篇亦云龕受也任受一義信受亦一義 引如滔曰相與信為任是也龕訓任因得訓受方言龕受也揚 禮大司徒注信任於友道史記季布欒布列傳爲氣任俠集解

精関也

皇青至禪賣扁一劉貴陽經說 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往來者開開然削小之甚然則詩意 魏風十畝之閒兮桑者閉閉兮傳閉閉然男女無別往來之兒 謂地狹而人稠以閑閑狀往來者之多傳云男女往來無別而 欲之兒此皆閉暇之義也今考囂開義有並與閉暇相反者詩 欲之兒也盡心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注囂囂自得無 爾雅釋言囂開也郭注囂然開眼兒按郭據孟子為說也萬章 云醬屬然戶我何以陽之聘幣為哉趙注囂囂然自得之意無

馬引糸角糸糸/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冰隘囂塵囂並是人眾喧闖不安之 敖即嗷之省借爾雅囂閉葢兼閉暇眾多兩義 又通作敖荀子强國篇百姓灌敖楊倞注灌喧譁也敖喧噪也 見通作嶅詩讒口囂囂釋文引韓詩作嶅格說交替眾口愁也 傳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又甚囂且塵上矣昭三年傳景公欲更 眾多兒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林置聞然淮南脩務訓莫 開開亦多義讀者詩小雅十月之交無罪無辜讒口囂囂箋囂 多意見下章十畝之外分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兒下不 囂大心高注莫大也囂眾也主太眾之官是又左氏成十六年 言往來上不言多人交互見也荀子脩身篇多聞日博多見日

俾職也

具叉左襄二十五年傳子亦使戊賦注吃治也具治皆主職之 杜注並云具也周禮大胥比樂宜鄭大夫云具錄樂器吃亦訓 **吃者左襄十九年傅官吃其司吃府庫吃刑器十年傅吃羣司** 之假借也詩克順克比禮樂記作克順克俾是俾比通比者釋 詁云弼棐俌比輔也易亦云比輔也輔弼皆職官之義比亦通 爾雅釋言俾職也郭云使供職按俾虛職實於義不治俾者比

梅树注

是肯型肝遺漏 釋木梅枏注云似杏實酢說者非之按此非原注也文選西都 樅栝椶胡李注引爾雅曰梅村郭璞日村木似水楊唐時郭 劉貴陽經說

為梅於林是郭不以為似杏實酢矣今本係淺人所改 如此郭又注南山經云枏大木葉似桑音南今作楠爾雅以

孔惠嗣書

生忠忠主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 鮒鮒為陳沙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 按家語漢紀之言恐誤漢書孔光傳孔子之後七傳至順順 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之並禮論語孝經隋書經籍志同愚 孔子壁中經其藏之者諸說不一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 博士若壁經爲襄所藏襄旣人漢及爲孝惠博士孝惠三年已 所藏釋文紋錄云書且百篇及泰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魯 唆極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尹敏傳云孔鮒

康成六藝論等書是爲得之惠與鮒騰並世其所爲二子不及 安國襄之孫耳豈有不知其祖之所爲而待其王壞宅然後從 除挾書之律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即是孔鮒襄與鮒爲兄弟雖 而得之哉於情事頗不合釋文情志屬諸孔惠當出劉向別錄 未入漢而鮒威書襄宜知之亦未有不出而獻之者即未獻之

是害了學一年真后而 熊店澳隅有竈是以不寒喫卽奧字爾雅西南隅謂之奧釋文 宛春諫日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日天寒乎宛春日公衣狐裘坐 食也室中之竈則設火以禦寒說苑刺餐篇云靈公天寒鑿池 占人之竈有在庖廚者亦有在室中者庖廚之竈所以炊爨具 劉貴陽經說

室中有竈說

三年系角系系

之也又莊子寓言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其往也其家公執席 文係當時說士設辭取譬不必實有其事然足兒平時室內 恐將失火焚屋夫婦禮成室中未有日竈尚存不遷他處者其 策云衛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母目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日 室之西南隅設竈置火以禦寒矣以此华之他書尚多可據衛 篇亦載其事喚 奧或作隩按孫炎作隩堯典正義引孫炎注云室中隱隩之處 北堂之後無由見之是心室中之竈入門望見火盛故使滅竈 日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昏禮新婦至壻家大門外即 車入升自階西入室此新婦方至門下車扶以人庖廚遠在 鄭注云奧內 也再貢四陳既宅前 隔作風隅陬 既完前漢 隅即指懊隅也是古人天寒時於 地理志 作與呂覽分職

禦寒亦以取明則不僅於嚴冬用之四時並可常設也其制據 取明以炤物事與用燭同是確爲室中有竈之證而 於堪竈用炤事物而已按古人夜居於室不用膏燈廢薪於竈 桑薪宜以炊饗館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友以愈 交性行電也處性也爾雅堪娃也惟可施可徹故竈能行媳娃 即此竈之名也小雅白華樵彼桑薪印煤于堪箋人之樵取彼 室中之竈矣置之與隅者至中惟此至深密而不向風又尊 所常居耳但此電必可常施亦可常徹非如廚電一定不移說 觚而聽庖廚非讀書之地孔老豈相率入廚而肄業乎是必皆 其爨下者因學紀聞卷十引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子據電 妻執巾櫛舍者遜席煬者遜竈未有君子舍於逆旅主人而 此體可

劉貴陽經說

以置火而不爲旁穿形卑於竈以炤室則四壁皆明以煖身則 炊爨之竈爲上穿以置釜爲旁穿以納火無釜之竈則窊其上 白華正義云炷者無釜之竈此竈上然人照物若今之火爐按

廣韻場向也

四旁皆可坐人孔認當矣就電煖身則謂之煬玉篇煬對火也

武王母弟八人首管权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 武王母弟

次康叔次冉季史記管蔡世家之次也杜元凱注左氏據襄二

四年傳富辰數文昭之國管蔡娜霍魯衛毛那郜雍曹滕星

原酆郇而認前八國為武王母弟人數與長幼之次於定四年

傳蒸权康权之兄也云蔡权周公兄於五叔無官云五权管权

鮮葵叔度鄭叔武霍叔處毛叔期二說不同近毛西河全謝山

據世本當以為定富辰不過隨口臚列有何倫次如毛叔必非 主史記問百詩孔鄭軒主富辰所數而要無的證愚謂史公益

大姒嫡出左氏害五叔無官承上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那

季為司空而言謂五叔不為卿也毛叔即顧命之毛公以司空

居三公之一非無官者故王肅注云畢公毛公皆交王庶子

十一年傳則云邢凡蔣茅胙祭此不拘先後之明證又坊記注 知五叔中是曹叔又下文數周公之消云凡蔣邢茅胙祭而塞

周公子正義引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

采地采地者周也周公次子封周與凡祭並為內諸侯春秋時 周公與 凡伯祭伯屢見經傳其實是上公而富辰又不數周閻

是 壽 逕 辉 賣 編 劉 貴 陽 經 說

三十千年五千千

孔據之誤矣至先秦兩漢人書又多指管权爲周公弟者如鄧 足以鑑之趙莊云周公惟管权弟也故愛之管权念周公兄 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凡此皆是然孟子云周公弟管叔 注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謗三傅子通元篇云管叔 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數文王十子並先周公次管叔後漢樊脩 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列女傳母儀篇白 蔡叔並兄管叔矣書云管叔及其羣弟之謂何此尤刺謬惟 傳周公誅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張衡傳旦獲肅於羣弟 子楊朱篇云周公誅兄放弟兄謂管弟謂蔡與史記合 呂氏春秋察微篇云管权周公弟蔡叔周公兄如此

宰我不死田常

是考徑解真偏 於庭而紅筋公於朝全是左傳陳闞事宰我為闞子我之誤更 相僧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 愚按淮南人閒訓云諸御鞅復於簡公白陳成常宰予二子甚 之死仇牧之類惟史公誣以作亂為非問百詩又據其容齊說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者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 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似是夫子沒後所談未 至史公其事並誤楊用修則謂斯去宰手未遠當得其實宰予 殺宰予於庭遂殺簡公尤與左傳陳閥事合本譌闞止爲宰我 小司馬謂左氏無其事有闞止字子我田闞爭龍子我為陳恆 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蘇子瞻據李斯之言田常陰取齊國 劉貴陽經說

馬沿系角系系

誤屬宰子久矣史公亦誤據諸子耳因慨宰子生平以短喪書 無可疑然韓非子云宰我不免於田常韓非李斯同學其事之

寢諸事爲後世口實史公復以大節誣之聖門高弟乃遭此不

幸愚謂即短喪畫寢亦未足為宰子詬病當時七十子受裁於

具傳耳其能循序漸進不均障蔽者惟顏閔冉庶幾馬宰子之 孔子者不知幾入歧途幾經指斥而後能無乖大義特其事不

學孟子稱其知足以知聖人較游夏顯孫於夫子沒後乃欲重

事有子爲知聖人有不到處其造就出三子上可知孟子已論

定矣後人更何所置喙哉

曾子不出妻

孔子三世出妻檀弓之誣先正已言之矣家語又載曾子以其

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爲日高宗以後妻

妻黎然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烝小物吾欲使

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

知其得免於非平此說亦誣之甚不熟少事亦常事本不應

自廢禮而踰七出之條如是方更以强辭對人者據漢書王吉

傳子驗妻死因不復聚或問之日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

華元善人也多外傳然則曾子早喪妻不再娶耳漢人說 娶如涫引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再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

傅會為出妻不再娶者王子雅偽撰家語采獲之過不宜輕信 因

以誣大賢

一劉貴陽經說

是肯严阳直

讀孫淵如魏三體石經遺字考

其為春秋者乃桓莊宣襄經文間有左氏耳傳殘缺罕成句者 隸續所收魏石經遺字概目為左傳予向讀其書茫如也近得 閔作獻據說文閔古文遠從思從古文民聲則此原是過汗簡 習相混之誤庶作風不如汗簡引作風為是說文英簽並古女 古文韻引作ظ為是受並書於上而加百足證說交古文物由 孫氏所考本就其中析出向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殘字 皆為考其文當何處各舉經語證之又訂其字體傳為合瞭然 引作殿亦譌季作產從土誤季古聲在眞諄等韻蓋別從王聲 可讀乃恍然釋前此之疑然亦有不能盡正者如友作必不如 **%說文狄從犬夾省聲此從夾不省右即犬之古文別體說** 與從干聲一也則此元是全狄作別不可識汗簡作於蓋本

經季孫行父卒作灸是也後十四年曹伯壽卒作灸下誤不可 五年郯伯姬來歸作肃似帚非帚似聿非聿知脫乏旁宣四年 横作之下交師盜從婦省追聲為林罕小說所本讀書志後 是病歷译賣属一劉貴陽經說 宣十四年經公孫歸父會齊俠於穀歸作繼え者走之省體許 君是部古文多如此說文歸從止從婦省自聲此易止為是自 增月聲後襄九年經葬我小君穆姜作處是月脫壞艸亦誤竹 機從竹汗簡作隊是葬從死在期中一以薦之石經從古文死 其有參互不齊者則必有一誤相公十七年經葬蔡桓侯葬作 狀古交緣右即大也可證又石經體例凡一交邊見惟作一形 多莫從究詰者其具偽不可同年語矣雖三體僅存八百餘文 野書以炫耀於世而强誣為出於三代已前比考其形於六書 交淵源莫一視汗籣已下言古文家雜采漢魏而降貼造俗體 遠故凡有誤字可歸說文正之此足見邯鄲湻與許君同傳古 氏耳大校石經古文半與說文同半與說文異即異者意俱不 文乃書作經並由寫誤週如此者寄顧氏廣圻刊板或誤在顧 **征远字也說文廷正字征或體孫注云汗簡引作經小異而正** 續作戶依說文訂作果是也此仍不改考翼不可征征隸續作 孫注云隸續作內今訂正訂正則當作麼下非德于民之中隸 識襄七年經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父作只是也而公孫歸父父 作為誤增一横凡此孫氏未及勘改者至民獻有十夫民作民

觀之猶幸可得其萬一 而古文尚居三之一汗簡所載又頗溢於隸續數十百文合而 也

舅

謂春申君日李園王之舅也則妻之昆弟古亦稱舅 申君進李園之女弟於考烈王王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朱英 妻之昆弟爲甥見爾雅妻之昆弟曰外甥見釋名按楚策載春

皇持徑解讀編卷千三百二十終

上海港維幹校

